

幽默筆記

記 筆 默 幽

目 總

(五) (四) (三) (二) (一)

用	正	分	凡	自
書		類		
提		目		
要	文	次	例	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出版

幽默筆記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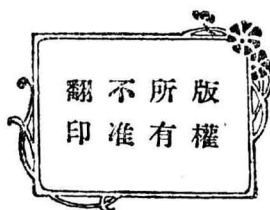
編輯者 胡山源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出版者 上海大連灣路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自序

住在上海的生活，真正無聊。會哼幾句「小東人」的朋友，勸我去聽聽「京戲。」我却怕鑼鼓震聾我的耳朵。洋派朋友勸我去看看「梅蕙絲」之流，包可歡心，我却懶在黑暗中受悶氣。又有西裝穿得壁挺的朋友，拉我上「火山」去玩。我說，我老了，不中用了，跳不動了，而且從來沒有上過，也沒有這心思去學什麼「狐步」，「湯鍋」了。其他還有些耽於聲色犬馬的同志，看我孤寂得可憐，也時常一片好心，來勸我不要過於自苦，跟他們出去走走。但是我一看，到講究輸贏的人的面孔，便要難過得飯也吃不下。至於「人肉市場」，不要說不敢去，連想也不敢想。惟一的消遣，只有到足球場上去，在人窠裏擠上兩三個鐘點，喝些西北風，直着嗓子喊幾聲「*Rush on!*」，然而這玩意兒一年只有兩三個月，每月只有三五次，每次又不見得是一定能夠過癮的「潑雷」，所以還是默在家裏的時候為多。同樣，費盡心思，和朋友們在洋大人管理下的公園裏，挖得了一塊網球場，綠茵之上，便也可以暢快一下，然而一年又只得五個月，夏季一過，依然只好銷聲匿跡。當然，我也有一些人應有的願望的。我的願望是：能夠各處走走，看看山水；能夠住在鄉間，種種花木。然而這又談何容易。我投胎沒有投正，祖宗非但沒有遺產給我，而且我一生下來便有債壓着我。大起來了，更沒出息，既不會做官發財，甚至巴巴地爬上一個名流學者的地位也不會，只好眼看着什麼公路處，什麼風景開發會，很起勁的將一批一批大人先生們，免費的裝進了大號汽車，開到山中去，自己只有咽唾沫兒的份兒。至於左一個別墅，右一個草堂，更加談也不要談起，於我是風馬牛。……有人說，你這樣左也不高興，右也不高興，而你祈高興的，你又辦不到，你這個人實在可以死了。我說，這話不錯；但也有個講究：第一，我正還不高興死，第二，我是高興死的，然而也是辦不到，將若之何。……最後，有一個號稱默子的朋友，對我說，你不如空了就看看書罷，到底還是我們的本色。我說，對，但是叫我看看什麼書呢？經史子集，我只看見牠們板起了面孔，像煞有介事的教訓人，實在

不敢領教，長篇小說，幼時早就看完了；而且現在也沒有這般耐性，肯在數十百萬字的篇幅中維持着一個故事的興趣。洋裝新書，一翻開來便是許多幼時沒有讀過的新字，和用外國文法也分析不出其詞類，片語，和子句的句子，實在看不懂。原本外國書，總算還能看幾本，然而買又討厭，而且也很費錢。到了這時，有一位在四馬路很活動的文學朋友，說，乾脆，去年是雜誌年，今年還在方興未艾，去年是幽默文學年，今年還是一股子勁兒，看雜誌，看幽默的文學雜誌罷！接着，他就從大衣袋裏掏出了幾種，他說是最流行的，打開來給我看看。我說，這也是新書，我怕看不懂。朋友熱心得很，說，你不妨試試看，譬如頭痛一場。我說，我真的怕頭痛，還是你將牠們的內容說給我聽聽罷。朋友沒奈何，便向我用演講的姿態，將牠們推薦了一會。末了，給了我一個評語，說，你這個人頑固得真可以！我也不說什麼；我對他笑笑；我請他坐下來。我到客堂後開了電燈，在我牀頭桌子上，取出了一堆書，給他看。他一看見，便說，線裝書，我也不看，我說，你莫慌，這雖然不是燙頭髮的「摩登伽」，但也不一定便是戴鳳冠霞帔而纏小脚的老太太。我隨便挑了幾篇給他看。他實在比我長進，他從諫如流。他一看而心平，再看而氣和，三看而顛頭播腦，四看而春風滿面，怡然自得，五看而……他高高興興的說，原來這是悠然而動人心魂，而別有情趣的古美女；失敬了。他將帶來的幾本雜誌，向地上一攢，踏了兩腳，又憤憤的說，拾了一些外國人的唾餘，帶了幾個夾金戒指，也來自命風雅，裝時髦，什麼東西！簡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他立刻勸我將我給他看的東西，揀在一處，由他介紹給書局去出版，以便公之同好。我一則怕軋當代幽默大家的牌頭，二則怕吃幽默飯的人當我奪了他的飯碗，也許要和我拚命，我有些不敢。朋友說，那管不了這許多，叫我就辦起來。最後他說，這也就是你的消遣呢。這句話的確打動了我的心，我就聽了他的話。因此，我順便在此聲明一句：我並不要打起「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的旗號，在這幽默王國中起革命；而且也沒有心思要靠什麼中郎外郎的餘蔭吃飯。我不過消遣消遣而已；並且我也知道不久我又會覺得無聊，扔了這個消遣的。

二十四年一月

凡例

一、本書摭摭古今筆記中幽默文字而成，故名。

一、本書取材標準：

(一)富有詼諧意趣者，故純粹之雅言雅事不錄，不同於世說新語等書。

(二)有雋永之味，能引起美感者，故低級趣味，在所屏除，不錄笑林廣記、一見哈哈笑之類。

(三)凡原書並非筆記，或筆記中篇幅過長，或近人筆記其價值尚未確定者，一概不錄。

(四)詩話、詞話、曲話、聯話不錄，由編者另編幽默詩話等書。

一、所錄各篇，俱都注明出處（其有注出子史名目者，亦自其他筆記轉錄而來，並非直接錄自該子史。）

一、各篇俱加新式標點，以便閱讀。

一、卷末附有本書所用筆記提要，以供參考。

一、本書經編者一人之力，窮搜冥索，歷時年餘，所得不過如此。將來如果續有所獲，當再補入，或出二集。倘蒙海內賢達，不棄蕪陋，予以增補或訂正，不勝歡迎之至。

分類目次（以筆劃多少爲序）

一	文字	共八十九則	一
二	天時	共九則	二二
三	幻異（鬼神附）	共二十則	二三
四	夫婦	共三十六則	三二
五	兄弟	共十五則	四〇
六	生死（年齡附）	共十八則	四三
七	地理	共十五則	四七
八	行遊	共四十六則	五〇
九	技能	共七十則	六一
一〇	言語	共三十二則	七七
一一	官政	共一百八十一則	八四
一二	姓名	共一百十三則	一二四
一三	科第	共四十五則	一四六
一四	品格	共五十則	一五七
一五	建築	共二十二則	一六七
一六	師友	共二十則	一七一
一七	起居	共三十八則	一七六

一八	動物——共七十六則	一八四
一九	疾病(醫藥附)——共二十四則	二〇一
二〇	倡優——共四十五則	二〇九
二一	婢僕——共十六則	二一二
二二	貧富——共七則	二二六
二三	植物——共四十則	二二八
二四	經籍——共二十六則	二三五
二五	飲食——共一百六十九則	二四一
二六	慶弔(婚喪附)——共四十則	二七四
二七	親子(親族附)——共三十八則	二八四
二八	器用——共七十五則	二九二
二九	癖習——共一百二十二則	三〇六
三〇	雜類——共四十六則	三三四
三一	戲弄——共三十則	三六六
三二	禮儀——共十一則	三七三
三三	釋道——共五十三則	三七六
三四	體容——共一百零二則	三八九

一 文字類

曹娥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豔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豔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獨步來

梁安城王蕭欣，博學善屬文。天保之朝，爲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博，歷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欣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欣卒，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舞抃，以爲笑樂。（渚宮舊事）

柳芳

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耳，此君所念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編能寫。（尚書故實）

盧莊道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爲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古。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入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輒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爲輕薄之行。」

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亦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詭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談數）

劉朝霞

唐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幸溫泉賦，詞調侷，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略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今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開，神仙之福塞，鑾輿劃出，馳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蹯胸兮豹拏背。珠一團兮縷一團，玉縷珂兮金鍛鞞。』其後述聖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摺得女媧氏娘。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踏踏，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迴富貴，覺來依舊惺惺。只是千年一遇，扣頭莫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開天傳信記）

豈是語助

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綺紈間，曾不知書。門蔭調補鰓池丞，因歲節，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懶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魚網至寬，疎而不漏，放。』又祗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祗承人竟不敢去。又判決祗承人：『如此癡頑，豈合喫杖，決五下。』人有語曰：『豈合喫杖，不合決他。』李曰：『公何會，豈是語助，共之乎者也何別。』（盧氏雜說）

輕薄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舉，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會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嘉話錄）

文陣雄師

張九齡常覽蘇頌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瞻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開元天寶遺事）

樂句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播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詞以下，或往投刺，因此名振。（據言）

徐妃半粧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頃刻播傳。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據言）

牛僧孺

牛僧孺始舉進士，竄琴書於繡縫間，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而僧孺亦及門，二賢覽刺忻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小膽，呈於宗匠，進退惟命；一囊猶竄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何等？』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謀所居，二公沈默良久，乃曰：『可於客戶，稅一廟院。』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又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鞶帶名士，咸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過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登異之。（據言）

藏拙

梁常侍徐陵之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今傳之江左。陵銜濟江而沈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隋唐嘉話）

鳥翎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鳥翎太多。』會素筆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朝野僉載）

正字

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喜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宴以神童爲秘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癯劣，而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元宗問宴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宴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蓋指朋黨）（明皇雜錄）

上水船下水船

唐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涓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涓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涓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涓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涓微笑，深有慚色。識者以涓爲「急難頭上水船」也。（摭言）

文選

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尙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劉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老學菴筆記）

蘇子瞻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方豪健，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似孟子。然中引「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遂以

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己爲他考官所落矣，卽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石林燕語）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乞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紹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免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紹興初，予妻之祖強公叔章通守（嚴）爲臨安錄事參軍，時予祖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之淵）爲府學教授，適舉幣被盜，邏者夜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傍，遂錄送府，繫之獄。生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刑？）之則汙辱士類，爲學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於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璧尙書（澄）許之，許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卽於賦後判云：『黃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梁溪漫志）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葛延之在儋耳，從東坡遊，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嘗爲作龜冠詩送其行。葛以語胡蒼梧，蒼梧爲記之。此大匠誨人之妙法，學者不可不知也。（梁

溪漫志

范溫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溫，字元實，與吾善，政和初，得爲其盡力，而朝廷因還其恩數，遂官溫焉。溫實奇士也；一日，遊大相國寺，而諸貴璫蓋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溫，輒指目，方自相謂曰：「此『唐鑑』兒也。」又溫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閒略不顧，溫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權治侍兒者始問：「此郎何人耶？」溫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聞者多絕倒。（鐵圍山叢談）

屠豕貴侯

胡旦，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豬，史官以爲諱之，卽非實錄，書之卽難爲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歎服。（龜水燕談錄）

犇麕

熙寧中，學士以字解相上。或問貢父曰：「曾得字學新說否？」貢父曰：「字有三牛爲犇字，三鹿爲麕字，竊以牛爲麓而行緩，非善犇者；鹿善犇而體瘦，非麓大者，欲二字相易，庶各會其意。」聞者大笑。（龜水燕談錄）

莊布

莊布訪皮日休不遇，因以書疏其短失，世頗傳其文。日休子光輔嘗爲吳越王使江南，輒問：「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或對曰：「近世無聞，惟莊布贈皮日休書，家藏一本。」光輔大慙。（江南餘載）

醉翁亭記

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到，當時爲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過，曰：「只目爲醉翁亭賦，有

何不可！』（曲循舊聞）

晁之道

晁之道名詠之，黃魯直字之叔子，資敏強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黃卷，答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溫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於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東坡環然舉其文一編，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略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東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駒也。』（曲循舊聞）

小簡

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閒，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尙而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蓋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中，傅崧卿給事，以冰鑊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遊，清異入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樞經耶？』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曲循舊聞）

仁鑪義轡道薪德火

周杜良作唐太宗畫像贊云：「仁鑪義轡，道薪德火。」（清異錄）

鑿開混沌

薛逢命一道士貌真，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放筆，終未能續。一旦，忽有羽衣詣門，延之語，忽於東壁見真贊，讀之，乃命筆續之曰：「手把金錐，鑿開混沌。」長揖而去，不知所之。（逢作鑿混沌賦，馳名。）（南

部新書)

語助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嘗時從幸，上指門額問嘗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嘗對曰：『語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湘山野錄）

宋五坦率

宋齊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唐語林）

小魚子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曾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尙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唐語林）

七八分不解事

張文耀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耀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耀大笑。（道山清話）

不敢言而敢怒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几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窸窣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

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道山清話）

字說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譚。』（道山清話）

誤入田螺精家中

予嘗見蘇子瞻一帖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螢，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一日對貢父舉此，貢父云：『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道山清話）

不減樹頭霜柿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頰面而去。比汴京失守，杜陵唱勾括金銀，駒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觴酌，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竟為綱紀自利，峻于搜索，坐貶沙門，亦大冤也。（楓窗小牘）

讀卷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庠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蓋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洵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洵讀試卷。洵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聲。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為無助焉。（齊東野語）

武臣奏事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水災如何。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詔「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閣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夢溪筆談）